



几度西风并雨霜，人间莫道尽寒凉。
红梅已动三分意，只待雪来花更香。

冬至吟

★李剑友

交九绽琼芳，寒流啸马狂。
白天时最短，黑夜漏尤长。
河面结冰镜，禾田披暖装。
物眠集锐势，来岁示昂扬。

卜算子·冬至

★何玉浩

风雨牵春归，寒梅邀雪闹。数九寒天
百丈冰，犹有梅枝俏。
仲冬辞蛇岁，骏马迎春到。鸟语花香
皆春色，她在丛中笑。

天平

★李民强

没有朝阳为你作最初的见证
鼓乐升平于生命同样沉静
而嘹亮你震天呐喊的
只有一盏黄昏的孤灯
即使全世界的钟声都已沉寂
那盏灯依然长明
经冬的原野火热而又坚劲
你明白它是你今生无悔的征程
你没风月娇柔的浪漫
有的只是宠辱不必惊的淡定
你没有灯红酒绿的沉迷咏唱
有的只是铁面青天的词严与语暖
你孤寂但你有苍松翠柏的傲世
与阳春白雪的柔情
你无欲但你有盛世繁华的宏愿
与四海升平的心声
你清贫但你有万家安康的欣慰
与人民丰厚的回报
你渺小但你有坚实伟岸的臂膀
与博大宽广的胸襟
你高洁不仅于你端庄的外表与言行
你克己不仅于有律章约束而惶恐
你奉公不仅于为那薄薪微俸而奔波
你兢业不仅于你寒暑无分的丰功
你的信仰基于你生命的属性
你的追求基于你真理的初衷
你的苦乐基于你链接的祖国
你的活力基于你群体的奔腾
当正义与欢悦
同映于你疲惫的眼帘
你永远记得
你是构筑起法律永不倾斜的天平
致敬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



古诗词里的冬至

□张红梅

冬至，作为中国农历中一个重要的节气，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抒发情感、寄托思绪的绝佳时刻。它不仅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的开始，更寓意着阳气回升、万物复苏的希望。古人在诗词中描绘了一幅幅冬至时节的生动图景，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温情与哀愁。

杜甫的《冬至》一诗，开篇便以“年至日长为客，忽然穷愁泥杀人。”道出了诗人漂泊异乡、岁月蹉跎的无奈与悲哀。在冬至这个本该家人团聚的日子里，杜甫却年年客居他乡，孤独与贫困如影随形，仿佛要将他吞噬。“江上形容吾独老”，面对江水的倒影，诗人看到了自己日益苍老的面容，这份孤独与苍凉，让人不禁心生同情。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困境中，杜甫依然保持着对天边风俗的好奇与亲近，这或许是对他内心深处对人间温情的渴望与向往。

继而在《小至》中，杜甫的笔触转而变得温暖而充满希望。“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这句诗不仅揭示了自然界阴阳交替的规律，更寄托了诗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冬至之后，阳气渐生，春天不再遥远，这种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在“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浮灰”的细节描写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家家户户忙着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连最细微的刺绣都增加了线数，预示着日子的富足与希望。自然界的万物也在默默准备着春天的到来，岸边柳树静待腊月春风，山中梅花欲破寒霜而放，这

一切都是生命不息、希望常在的生动写照。

相较于杜甫的宏大叙事，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则更加细腻地刻画了个人在冬至之夜的思乡之情。“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诗人孤身一人，在驿站中度过冬至之夜，只能抱着膝盖，在昏黄的灯光下与自己的影子为伴，这份孤独与寂寞，直击人心。他想象着家中的亲人此时也在夜深人静之时围坐一起，或许正谈论着自己这个远行之人，这份遥相呼应的思念，跨越千山万水，温暖而又酸楚。

韦应物的《冬至夜寄京师诸弟兼怀崔都水》则更多地表达了羁旅在外的愁苦与对亲友的深切怀念。诗人自述治理郡县并无特殊政绩，只感到白白领取俸禄的愧疚，这份自责与无奈，让他在冬至之夜更加思念远方的亲友。“子月生一气，阳景极南端。”冬至之日，阳气初生，位于南方的极点，这本是自然界的新生之兆，却反衬出诗人内心的孤寂与悲凉。“已怀时节感，更抱别离酸。”时节更迭，让他更加感慨离别的酸楚。夜深人静，宴席已散，孤灯之下，诗人独自面对空荡的房间，思绪万千，泪水不禁滑落。这份对故人的怀念，对过往时光的追忆，化作一串串泪珠，滴落在冰冷的床单上，也滴落在每一个读者的心田。

冬至，不仅仅是一个节气的转换，更是心灵深处情感的共鸣与释放。在这些古诗词中，我们不仅读到了历史的厚重，更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与坚韧。

冬至大如年

□聂顺荣



冬至携着一身寒气如约而至。《恪遵宪度抄本》有言：“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这一天，白昼最短、夜长至极，此后阳气渐升，天地间酝酿着新生的力量，既是节气的节点，更是岁时的盛典。

冬至一到，“数九”寒天正式拉开序幕。老辈人说“冬至数九，冷在三九”，故乡的《九九歌》至今萦绕耳畔：“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儿时冬天格外寒冷，数九伊始便把小手揣进母亲缝的棉兜，缩在屋檐下避寒。三九四九时，河面结了厚冰，小伙伴们溜到冰上滑冰车、抽陀螺，欢笑声驱散了严寒。

“冬至大如年”，这句老话在北方流传千百年。《东京梦华录》记载：“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可见古人对冬至的重视。在故乡，冬至的仪式感从祭祖开始。清晨，父亲带我去祠堂，摆上热气腾腾的饺子、喷香的腊肉、醇厚的米酒，点燃香烛叩拜先祖，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家人安康。祠堂里香烟袅袅，长辈讲述先祖故事，悄悄传递家风祖训。

北方冬至，饺子是不可或缺的美食。俗话说“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这一习俗源于医圣张仲景。寒冬时节，张仲景施“祛寒娇耳汤”救治百姓，后人便在冬至包饺子纪念。儿时冬至，母亲天不亮就起床和面、调馅、

擀皮。白菜猪肉馅是标配，白菜切碎挤干水分，与猪肉末拌匀，加葱姜、香油、盐调味，鲜香扑鼻。我总凑在一旁学擀皮，却总擀得厚薄不均，母亲从不责怪，反而笑着把我的“作品”包成一个个精致的小饺子。

饺子下锅后，沸水将其煮得鼓鼓囊囊，不一会儿便浮上水面，等晶莹剔透时，饺子就煮熟了，母亲捞起一碗递到我手里：“快吃，吃了饺子不冻耳朵。”我咬开小口，热气裹挟着鲜汁肉香扑面而来。一家人围坐桌旁，吃饺子聊家常，窗外寒风呼啸，屋内暖意融融。父亲说，饺子形如“娇耳”，冬至吃饺子，是对健康的期盼，更是对团圆的向往。

长大后离家求学、工作，冬至的仪式感渐渐淡了。有时在外地，只能买速冻饺子应付，却总吃不出儿时味道。去年冬至，我带着妻儿回故乡，母亲早已备好食材，妻子跟着学包饺子，女儿在一旁好奇地捏面团搓小球。看着这温馨场景，我忽然明白，“冬至大如年”的意义，不在于丰盛的饭菜，而在于家人团聚，在于代代相传的习俗，在于藏在岁月里的牵挂与温暖。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过后，阳气渐升，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窗外雪还在飘落，屋内饺子冒着热气，家人的欢声笑语回荡耳畔。这冬至的暖，驱散了寒冬的冷；这团圆的甜，慰藉了漂泊的心。正如老辈人所说，冬至是岁末的总结，也是新年的开端。